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国学网 -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天人古今 / 现实问题 / 思想评论 / 马克思真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 马克思真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2007-07-12 陈守礼 旗帜网 点击: 228

### 马克思真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马克思真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对一篇“考证”文章的考证

陈守礼

北京一家向国内外发行的《发现》杂志（月刊），发表了胡晓风、金成林两位作者（以下简称两作者）合写的二万多字的长篇“考证”文章：《莫将龙种变跳蚤》。这两位作者声称他们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原来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说这是恩格斯“转述”马克思自己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还特别强调：“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说：“马克思主义本来并不存在”。这都是真的吗？

两作者断言：“恩格斯五次转述马克思的那句话，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并未予以认同，并正在进行对马克思学说的反思。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整合终未完成。”（见《发现杂志2004年增刊②》第42页，以下凡引自该刊物的话只注页码）据这两位作者讲：“马克思自己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重复有五次之多，足见其意义重大，不可小视。而且每次都是针对不同的对象，蕴含各不相同的内容。以后广泛使用达58次之多，所涉及范围更加宽广，几乎遍及欧洲各国和北美。”（第45页）

以前，我们只是听到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已被驳倒了”。或说“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跟上时代主题的转换”已“落到了时代发展的后面”而“过时”了。（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5期黄宗江、孔寒冰：《关于社会主义与时代挑战的对话》）实际上，这些说法由来已久，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那些先生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或“过时”了，然而，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马克思主义”。

现在，胡、金两作者却来了一个“理论创新”，干脆宣告：“马克思主义本来并不存在”。“理由”是马克思“自己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特别强调说：‘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就省得费力气一百零二次、一千零二次地“驳斥马克思主义”了。

不过，我不相信。我认为马克思不会也不可能真的承认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不会也不可能说什么“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对胡、金两位作者的这个“考证”要来一个再考证。

胡晓风、金成林两位作者的“考证”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 一、“马克思主义”一词的由来

恩格斯1882年11月2日至3日致函伯恩斯坦时写道：

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这句话以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名词都是在这里首

年度设计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次出现。从这时到1890年9月，恩格斯曾五次转述马克思这句话。第二次（1883年9月19日）转述时特别强调：

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对研究晚年马克思十分重要。恩格斯第三次（1890年8月5日）和第五次（同年9月7日）转述时都讲马克思这句话出自七十年代末，第四次（同年8月27日）则明确指出是在十年前即1880年，同“七十年代末”的说法也是一致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查到这句话，但根据恩格斯这五次转述，马克思讲“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的时间是在1880年，当可确信无疑。伯恩斯坦听闻后就与恩格斯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一词同“我们的学说”、“我们的理论”、“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马克思的理论”等词语并用。据《马恩全集名目索引》不完全统计，恩格斯的著作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有16处，使用“马克思主义者”一词有42处。他在第一次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时还特别加了引号并冠以“所谓”字样，但在其后使用时就没有再加引号和冠以“所谓”字样了。“马克思主义”一词就由此流传下来。

至于马克思本人，除了前述对拉法格所说的那句话外，他从未使用过“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词语。直到逝世前3个月，他仍然使用“我的理论”这样的说法。因而西方“马克思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存在，它是由恩格斯在马克思死后“制造”出来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由来。

二、马克思没有创立马克思主义（略）

三、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遗产（略）

四、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略）

为了较完整地了解胡、金两作者的“考证”，我们将其“考证”文章的第一部分全文照录，二、三、四部分在下文分析时再引用。

首先，两作者既然经过“考证”而得出以上的结论，照理应该把他们发现的这些“证据”的出处向读者交代，可是，使人惊奇的是两作者对恩格斯五次转述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特别强调“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两句话，以及后来“使用”这句话达“58次之多”，竟一概没有注明出处。大家知道《马恩全集》有五十多卷，四万多页，一般读者要在如此浩繁的卷帙中找出这两句话，谈何容易。这样，以“专家”姿态出现的两位作者首先就把一般读者吓倒、难倒了。不仅如此，两作者在文章中，常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但只用了一个“冒号”，所引原话也是没有“引号”，没有出处。叫人根本分不清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哪些是两作者的话。这是全文的特点。

看来这个特点值得注意，这也是近来一些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共同的特点。例如今今年《炎黄春秋》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谢韬先生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也是对原著原话不注明出处。使人难以找到原话查看上下文。为什么如此？是否这样做既有利于自己以专家姿态出现拉马恩的大旗作虎皮去唬人，又有利于自己鱼目混珠挟带私货去骗人？

可是，我们不愿上当受骗，我们就是要看原著原话，并且要看原话的上下文，弄清原著的真实含意是否真的如胡、金两作者所说的那样，以辨真伪。正如马克思所说：“让我们仔细地看一下。一切都要看上下文来决定”。（《马恩全集》第1卷第22页）无数事实证明，任何一句话，也都只有在看了上下文才能明白其真实的含意。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两句话的原话和上下文：

一、恩格斯原著中原话的上下文是怎样说的？

现在，本人总算已经全部找到了这两句话的出处。但是，看了上下文，却发现其真正的含意完全不是如胡晓风、金成林所说的那样。首先，所谓“五次转述”就不实，其中的所谓“第二次转述”中谈到恩格斯说“马克思本人从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纯属伪造。实际上，在《马恩全集》中恩格斯转述马克思说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只有四处。而且这句话的含意同胡、金两作者说的完全相反。兹将原话和上下文照录如下：

“第一次”转述，是恩格斯于1882年11月2日至3日在《致爱·伯恩斯坦》的信中写道：“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个唯一的来源，即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5页）显然，转述这句话是有前提、有针对性的。

“第二次”转述，按照胡、金两作者说，是在1883年9月19日。然而，我们找遍了《马恩全集》中恩格斯的所有著作和《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都没有他在这一天“转述”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更没有什么恩格斯说“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倒是找到《马恩全集》第21卷第541页上，有作为附录编入该《马恩全集》的俄国革命家洛帕廷的一封信，信中洛帕廷对另一位俄国革命家奥沙尼娜说，“我要赶快把他（指恩格斯）称赞俄国革命党的其他意见一字不差地转告您”，恩格斯的“意见”共有五段话都是加了引号的。但此信除了加引号的这五段话之外，还另有一段没有加引号的话，这就是：

（你）记得否我曾经说过，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这段没有引号的话中，只有一句是原话有引号。看了上下文，很明白：（你）记得否我曾经说过，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这句话，在“记得否我曾经说过”一语中的“我”是指洛帕廷自己而不是恩格斯，“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显然是洛帕廷对奥沙尼娜说的话，绝对不是恩格斯说的话。这段话的下半段“恩格斯说，在布鲁斯、马隆等人同其他的人斗争时期，马克思曾笑着说：“我能说的只有一点：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则是洛帕廷向奥沙尼娜重新“转述”恩格斯说的话。对洛帕廷这封信编者有个注释：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是马克思“对机会主义者……说出的一句讽刺话”。（见《马恩全集》第21卷第71-9页）

可是，胡、金两作者竟把洛帕廷说的这句话栽到恩格斯头上，并且对洛帕廷说的这句话还进行斩头（即去掉“记得否我曾经说过”）去尾（即删除掉“吗？”）。更在“斩头”处补上一句“恩格斯转述时特别强调”，在“去尾”后加上一句“这对研究晚年马克思十分重要”（第39页）。这岂不是张冠李戴，随心所欲造恩格斯的谣？请问：两作者能交代出恩格斯在何时何地说过“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吗？

“第三次”转述，是恩格斯于1890年8月5日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正像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恩全集》第37卷第432页）

“第四次”转述，是恩格斯于1890年8月27日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德国党内……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见《马恩全集》第37卷第446—447页）

“第五次”转述，是恩格斯于1890年9月7日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信中写道的：“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恩全集》第22卷第81页）以上“第一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其实也不是如胡、金两作者曲解的“重复讲五次之多，足见其意义重大”，（第45页）而是恩格斯先后在四封信中都各有一次提到过马克思曾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句话。不是因为这句话特别重要必须对同一对象“反复”讲。即使提到这句话次数再增多，也不存在增加其“意义”的问题。人们如能看到这四封信中这句话的上下文，只要是具有普通语文水平和理论常识的人，都不会误解其含意的。这是马克思在与“冒牌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背景下，马克思针对马隆派“这种”“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说的一句讽刺他们的话。《马恩全集》有注释：“马隆（1841—1893）——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一国际会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追随无政府主义者；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首领和思想家之一。”

（见《马恩全集》第35卷第565页注释）恩格斯称他们为“冒牌社会主义者”，亦即

“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同上第35卷第380页）。正是针对马隆这一类“冒牌马克思主义者”、“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才用“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讽刺他们，意思是如果你们“这种”人也算作“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末，“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是马克思把自己同他们区别开来，这哪里是什么真的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呢？紧接着恩格斯引用海涅的形象的诗句“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说马克思大概会把这句诗转送给这些先生，意思也是批评这些“搞马克思主义”的先生没有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他们正像马克思所播下的“龙种”，却变了“种”，成了“跳蚤”。现在，胡、金两作者也“搞马克思主义”，竟把“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讽刺性的反话当成正话来大做文章，大谈马克思真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样，两作者的文章警示“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莫将龙种变跳蚤”，然而，自己却充分扮演了“跳蚤”这个角色，真正成了典型的跳蚤！

## 二、曲解和伪造恩格斯的话得出的荒谬结论

胡晓风、金成林两作者妄图通过曲解和伪造恩格斯的话来否定马克思，胡说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否定存在一脉相承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装腔作势暗示这是经过他们“考证”原著得出的结论。两作者得出的第一个错误结论，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并不存在”。经过我们再考证，两作者说的“理由”和“根据”是一条也不能成立的。两作者说什么“马克思十七岁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就未讲过要“创立什么主义”。（第39页）以此断定他后来也不会创立马克思主义。这既无理又可笑，不值一驳；又说什么恩格斯没有“认同”那时存在马克思主义，也未能把“马克思的理论”“整合”成“主义”。（第42页）实际上，马克思说他所讲的“这种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亦即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的内涵亦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难道恩格斯没有“认同”“这种”马克思主义吗？难道恩格斯还有必要去把“马克思的理论”“整合”成“主义”吗？如上已说，两作者把“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句马克思说的讽刺性的反话，当作正话解读，这是十足的曲解；两作者说“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恩格斯所说，这完全是谎言。（第39、42页）这些都是两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污蔑和诋毁！

胡、金两作者得出的第二个错误结论，是否定有一脉相承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后说，只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说列宁“1913年提出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这种“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实质的革命路线”、“革命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第42、43、46页）

接着，胡、金两作者就在他们的“解读”中进一步说：“列宁在1913年建立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只是党内斗争，即路线斗争、宗派斗争、权力斗争集于一体的特殊产物，因而它不是追求真理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以符合阶级宗派或者领导者个人的利益为转移而产生的东西。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种特殊产物的典型，它把马克思主义神话到宗教迷信的程度，从而为专制主义贴上了护身符。”（第49页）

这是污蔑、诋毁、否定真正同马克思一脉相承的当今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两作者借题发挥，颠倒是非，把恩格斯信中说的机会主义马隆派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特殊的产物”、“冒牌马克思主义”，栽到了列宁主义头上，说列宁主义是这种“特殊产物的典型”，是“宗教、迷信、专制”！并影射、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说什么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引蛇出洞’和变本加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第49、45页）

这是胡、金两作者不仅对列宁与列宁主义的污蔑和攻击，也是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原属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污蔑和攻击。

其实，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伟大也在于他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中国共产党“七大”的政治报告所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见《毛选》第三卷第1093页）这是有无数的事实为证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低潮时期。但是马克思说得正确：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巴黎公社原则的继续，虽遭到挫折，但它的存在已不是七十二天，

而是七十三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全球三分之二的的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胜利的证明。毛泽东说过“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毛选》第五卷第398页）。虽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遭到了挫折，社会主义的发展又一次进入低潮时期，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选》第三卷第383页）

### 三、断章取义曲解恩格斯关于“内部斗争”的论述

我们在查阅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再看了胡、金两位作者的“考证”及其“解读”后，才真正有了了一个发现：原来胡、金两位作者这篇文章本身是冒牌马克思主义的“特殊产物的典型”。它如此严重地曲解、造谣、诽谤，真是把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了！这真是又一篇“驳不胜驳”的文章。恩格斯在1892年10月就遇到过类似的“诽谤和谎言”，那时候恩格斯说：“这么一大堆诽谤和谎言，确实是驳不胜驳。针对这三十二页要写上三千二百页，才能恢复真相。其中没有一段稍有意义的引文不遭到无耻的歪曲，我至少对照了好几篇原文，才了解到普罗托先生厚颜无耻到什么程度。”（《马恩全集》第38卷第499页）

对胡、金两位作者这一篇曲解、伪造恩格斯原著原话的“驳不胜驳”的文章，让我们首先对其最典型的曲解和谬论给予批驳吧。

胡、金两作者说恩格斯关于“内部斗争”的论述是“共产党人总爱‘内斗’”的理论“根据”。真是这样的吗？

请看：两作者为了大做诋毁马列主义的文章，就没头没脑地摘抄了恩格斯的两段话：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第42页）

胡、金两作者引以上这两段话，原引文只有冒号，没有引号，也不交代出处。以此冒充恩格斯的一个似乎完整的“论述”，然后就断章取义作出自己的论断说：

“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是内部斗争高于团结一致，是无产阶级和工人政党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为局外人批评共产党人总爱内斗找到根据。这种内部斗争从1848年以来从未停止过”。（第42页）这样，两作者就把共产党说成是无条件、无原则地把“内部斗争”置于“团结”之上，一百五十多年来“内斗不停”的党。还冒充这是恩格斯的“论述”。这真是荒唐之至！

经本人查对原著，第一段话出于《马恩全集》第35卷第370—371页。本来在这同一段话中，恩格斯说必须经过反对机会主义者“牺牲（革命）运动的阶级性质”的“斗争”取胜后，“团结才有可能”。显然，恩格斯是有条件、有原则地讲“斗争”的。这个条件和原则却被两作者隐瞒掉了。

第二段话出于《马恩全集》第35卷第380页。在这同一段话中主要内容也被两作者隐瞒掉了。即恩格斯说的“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恩格斯关于“斗争”和“团结”都是有条件、有原则的具体说明。

可是，胡、金两作者隐瞒了恩格斯讲的是有条件有原则的“斗争”，肆意曲解，竟武断地作出了上述的荒唐论断。污蔑“共产党人总爱内斗”，“从1848年以来从未停止过”。还把“必然”（即“不可避免的”）的斗争，篡改成“必要”，胡说共产党无条件地把“内部斗争”作为“党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历史，都污蔑为毫无原则和是非之分的一场盲目的“内部斗争”了。然而，历史事实绝不是这样的。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一百五十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如马隆、伯恩斯坦、考茨基（民主社会主义者），直至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斗争，都是由于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了坚持基本原则展开的“内部斗争”，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在1850年，就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求修正《共产党宣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面对这个根本分歧，马克思发表《声明》说：“这个修正，使我莫明其妙……（我们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见《马恩全集》第7卷第378页）。显然，马克思的这个《声明》就是马克思为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而作的斗争。后来列宁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斗争仍是这一斗争的继续。

为什么不断地有斗争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5卷第351页），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显然，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为了保命，就会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反映到工人阶级政党内，便表现为机会主义，他们要向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恩格斯曾说过：“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马恩全集》第22卷第229页）就是因为这些“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反映的是剥削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列宁说这种斗争是从“马克思主义运动一诞生就开始了……这一斗争的原因，就是不同的阶级在利益和观点方面存在着根本分歧。”（《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8页）

恩格斯先后给他的四位战友的信中，提到过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就是马克思在对“这种”“冒牌马克思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时，曾经用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幽默的话讽刺过他们。这成了马克思同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一个典故。

实际上，这种不可避免的原则性的斗争已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了，从来没有止息过，只不过表现形式和规模有所变化而已。但这不是共产党主观上“爱内斗”，而是因为在中国内外总是有人对剥削阶级和剥削发财很留恋、很热爱、很有好感，总是有人要代表剥削阶级的“利益和观点”，不断要求取消《共产党宣言》中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至今，胡、金两作者虽打着“理论创新”的招牌，但是，所提出的“理论”、“观点”、“要求”，千言万语，基本上同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他们的前辈先生们的理论、观点、要求，甚至具体提法都仍然一样，实在毫无“创新”之处可言。这充分地表现在胡、金两作者文章的最后一段文字中：“理论必须和社会主义社会一样经常变化和改革，死抱着1850年的不断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一成不变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待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如此。不断革命应该通过不断反思而不断变化和不断改革。”（第49页）显然，两作者是老调重弹，要求取消“1850年的不断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要求改革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才是两作者写这篇“考证”文章的根本目的。然而，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决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百年不动摇的，两作者的这种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

《发现》杂志发表胡晓风、金成林这种明显的有严重错误的文章，在国内外造成的恶劣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我们要问：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刊物和作者各应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通讯处：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邮编：226007

责任编辑：echo

<a href="#">发表评论</a>	<a href="#">查看评论</a>	<a href="#">加入收藏</a>	<a href="#">Email给朋友</a>	<a href="#">打印本文</a>
----------------------	----------------------	----------------------	--------------------------	----------------------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